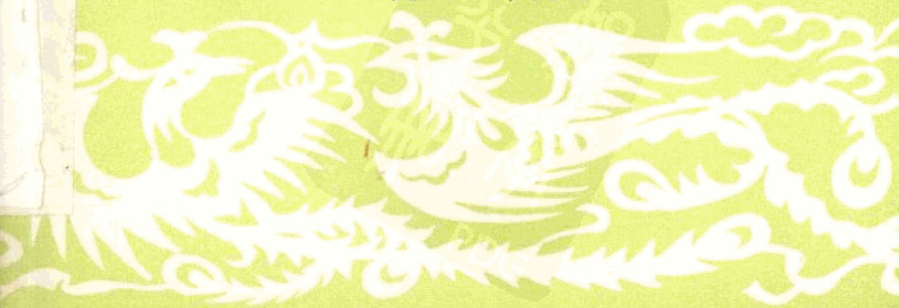


剧本选辑

第八辑

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

一九八一年九月



目 录

- 饮马长江陈元泉、甘家鹄、冯康男（1）
- 雾漫土王宫赴平国、向国平（51）
- ✓双揭榜.....浠水县楚剧团（96）

饮马长江

(五场话剧)

陈元泉 甘家鹄 冯康男

人 物 表

- 叶 挺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，共产党员，30岁。
铁其标 独立团一连连长，共产党员。 25岁。
丁 群 独立团一连一班班长。 23岁。
田 娟 女，独立团宣传员。 20岁。
马长福 老马夫。 40岁。
金 竹 汀泗桥农村姑娘，丁群的未婚妻。20岁。
金篋匠 金竹的父亲，50多岁。
丁老头 丁群的父亲，50多岁。
独立团战士甲、乙、丙、丁等。
农民自卫军若干、各界人士、友军若干。
- 吴佩孚 北洋联军统帅、军阀，52岁。
夏志飞 吴佩孚的参谋长。
牛占鳌 吴佩孚手下的将军。
赵兰皮 北洋联军汀泗桥大刀督战队大队长。
黄旅长

英国领事

露·丝 女，英国领事的秘书。

美国领事

董事、太太、记者。

留着小辫子的湖南劣绅。

副官、军官、使女、仆人，二童子，刀斧手，北洋兵甲、乙等。

序 幕

〔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早晨。

〔广东省，珠江岸边，叶挺独立团驻地——肇庆市阅江楼。

〔婀娜多姿的木棉树，怒放着英雄花、红似火，美如霞。

〔《国民革命歌》的歌声：“打倒列强，……除军阀……”歌声是那样雄壮。

〔在嘹亮的歌声中，独立团的战士们在操练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！”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的喊声，在珠江岸边回荡。

〔踏踏踏！踏踏踏”的马蹄声由远而近

……

铁其标 （高声喊）叶挺团长回来了！集合！

〔白马嘶鸣。

〔叶挺身着军装，手执马鞭，气宇轩昂，大步走上。

叶 挺 同志们，我们盼望的这一天来到了！上级派我们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，深入湖南，直捣湖北！周恩来同志代表党鼓励我们说：武汉见面，饮马长江……
〔随着叶挺的声音，天幕上出现四个激动人心的大字：饮马长江。

〔“打倒军阀，打倒列强！”的歌声又起……

——在雄壮的歌声中幕落

第 一 场

〔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黄昏。

〔汉口，查家墩，北洋联军总司令部。

〔高大的客厅。太帅椅与沙发并存，既有古朴之风，又有点儿洋味；在一缕檀香缭绕的香炉两旁，供着吴佩孚的两件宝贝：青铜古剑、八卦囊。

〔此刻，洋人、买办、太太、记者……正在客厅里等候吴佩孚接见。

〔使女、仆役端着茶烟水果时出时进。

〔可能是等候的时间太久，加之又是武汉的八月天气——闷热，太太烦躁不安地走向客厅通向后花厅的门口，朝里望望，正好，一列持枪的卫兵从她的眼前走过……

董 事 太太，你才来还不到一刻钟，可我在这儿已坐了一个钟头。

太 太 哼，前些年，我到这北洋军司令部，说声求见吴大帅，顶多也只需要等三分钟！

董 事 那是前几年，现在不同了！……呵，太太，军座怎么没来，就你一个人……？

太 太 他呀，个死老头子，说是前方吃紧，离不开军部。

买 办 是啊，这公元一九二六年，可是个多事之秋呵！又是国共合作，又是誓师北伐，两广已经不是我们的天下，湖南只怕也要全完了！要不，吴大帅住在长辛店烧香念佛、写诗作画该有多快活，何苦这大热天，硬要往武汉这个有名的火炉里钻？太太，请坐下，再耐心地等一等吧。

〔一北洋军官由后花厅上。

众 见到了吴大帅？

军 官 （点头）……

记 者 请问，一夜之间，吴佩孚将军突然从长辛店来到汉口，事先也不通电全国，大帅的用意是……？

军 官 无可奉告。（下）

太 太 啧啧，看他那样儿！

董 事 一定是在前方打了败仗，大帅扇了他几耳光！

记 者 “无可奉告”……我们当记者的最需要的是了解这其中的奥秘，而不是“无可奉告”！

美国领事 总领事阁下，这其中的奥秘，我想，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和您一定是很清楚的。

英国领事 您这样想？

美国领事 嗯！

英国领事 愿上帝保佑，在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面对这四分五裂的中国，您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，能和我们想在一起。

美国领事 今天，我们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，等候见一见当

今中国的希望——吴佩孚大帅，我们的心，不是已经跳在一起了吗？

英国领事 好，（顺手拿起酒杯）为我们的友谊——

美国领事 （拿起酒杯）为我们的利益——

太太 （紧接）为我们共同的利益——

众 干！

〔幕后声：“牛将军到！”〕

〔牛占鳌由后花厅上。〕

太太 啊，敬爱的牛将军，快带我见大帅去！

牛占鳌 （对太太耳语了一句，太太立刻不高兴 地 扭 过 身 去）先生们、女士们，诸位想说什么，大帅都知道；诸位没有想到的，大帅也都替你们想到了。

众 哦！

这才是真正的大帅！

活神仙！

牛占鳌 大帅要我出来谢谢诸位！

众 不敢！不敢！

牛占鳌 大帅今天需要安静，请诸位赶快回去！（走向英国领事，小声地）总领事先生，大帅正等着见你。

英国领事 谢谢。（对美国领事，意味深长地）再见！哦，亲爱的牛将军，我的女秘书露丝小姐正在整理一份重要材料，待会儿她来了，请让她马上见我，
（由后花厅下。）

美国领事 （不满地）牛军长！

牛占鳌 哦，对不起，请你明天再来。

美国领事 哼！（气冲冲地下）

牛占鳌 我只爱打仗，就怕跟洋人打交道！

董 事 牛将军，现在不是古时候，要想打胜仗，还得靠洋人的洋钱洋面洋枪洋炮呵！

牛占鳌 你说的是——噫，诸位怎么还坐在这里不走？

记 者 牛将军、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，不仅占醴陵、下衡阳、攻长沙，连固若金汤的平江都失守了，是吗？

牛占鳌 是的！又怎么样？

众 （惊）那……我们湖北、武汉……

牛占鳌 这是大帅的锦囊妙计！名之曰“诱敌深入”。大帅背后有英国、美国；大帅的势力，东至江浙、西至川陕、过不了几天，大帅选个吉日良辰，（做一个全歼的动作）请诸位等着。有好戏看！

众 （似懂非懂地）啊！这才是我所需要的。

妙！头条新闻！

谢谢牛将军。

请把我的心带给大帅……

〔众下。

〔牛占鳌走向后花厅的门口……

〔使女、仆役上来收拾客厅。

牛占鳌 快点收拾，大帅来了！

〔使女、仆役慌慌张张地下。

〔吴佩孚、英国领事和参谋长夏志飞上。

〔使女端一盆水上。

〔仆役上，将香炉旁的腊烛点燃。

〔吴佩孚洗手、虔诚地向关公像前走去……

〔露丝上。

露 丝 米司脱——（被英国领事制止，没有继续说下去）

吴佩孚 （从八卦囊中抽出一签，看签上的画）一片树叶。

（再看签上的诗，不禁大吃一惊）喔！“秋风扫落叶……”

牛占鳌 落叶？秋风扫落叶？……北伐军在湖南长驱直入，而我们节节败退……大帅！这——

吴佩孚 胡说！

牛占鳌 是，是我胡说！我本来不懂这玩意儿，参谋长，还是你来吧。

夏志飞 （接签、细看）大帅，是吉祥之兆！

吴佩孚 啊？

夏志飞 请观这签上的画，既非枫树叶，亦非芭蕉叶，而是一片海棠叶！

吴佩孚 海棠叶？（暗喜）

夏志飞 （指墙上挂着的地图）我伟大的文明古国，不就象一片海棠叶吗？我恭喜大帅、贺喜大帅，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中国、必将落于大帅之手！

牛占鳌 老兄高见！老兄高见！哈……

英国领事 现在！还不是放声大笑的时候，牛将军。

牛占鳌 哦，难道你不为大帅的好兆头感到高兴？

英国领事 我，是个现实主义者；我只知道，我们的英磅、大炮被丢进了珠江，汨罗江；我似乎看见我们的军舰，正在扬子江沉没！大帅，恕我过分激动。我不懂贵国的卜卦抽签，但对大帅所崇敬的关公却多少有一点研究。

夏志飞 愿领教。

英国领事 用贵国的话说：“不敢！”

吴佩孚 请讲。

英国领事 关公的忠义、勇、谋，应立为军人的明镜。值得忧虑的是，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正在重演关公败走麦城的悲剧。

吴佩孚 不！总领事先生，你说得太笼统。重演这个历史悲剧的，不会是我们，只能是南军！

英国人 但愿如此。不过，你们知道广东出师北伐的先锋将领是谁吗？

牛占鳌 谁？

英国领事 露丝小姐。

露 丝 （会意。即从手提包内拿出一张照片）……

英国领事 （接过照片，给吴佩孚）请看！

吴佩孚 这是……？

英领事 这就是孤军深入湖南的独立团团团长叶挺！

夏志飞 叶挺？何许人也……

牛占鳌 哈！小小一个团长——

吴佩孚 （制止他说下去）总领事先生，不是说有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吗？

露 丝 在我这里。（从手提包内拿出一份材料念）叶挺，广东人，现年三十岁。十六岁进入军界，十八岁考入湖北陆军学校，二十六岁出国到苏俄，在东方大学继续学军事，在俄国加入共产党，二十七岁回国任孙中山的警卫营长，现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。

夏志飞 （紧张地思索着）叶挺……共产党……

牛占鳌 共产党又怎么样？捕的捕、杀的杀，我们又不是没有干过！

英领事 遗憾的是，还没有杀绝！

〔副官急上。

副 官 报告！

牛占鳌 有什么事？快说！

副 官 急电！南军叶挺独立团占领岳州后，向湖北通城移动！

吴佩孚 下去！

副 官 是！（下）

吴佩孚 （咬牙切齿地）又是这个叶挺……

英领事 一九一七年，共产主义魔影笼罩着俄国，还不到十年，这个可怕的魔影，正在向着你们，也是向着我们，一步一步地走来……啊！二十世纪之中国，将是谁家之天上下！？

吴佩孚 我很欣赏贵国邱吉尔将军的名言，一定要把共产党掐死在摇篮里！

英国领事 可是邱吉尔将军未能实现自己的名言！

吴佩孚 佩孚我！……

〔副官手拿名片上。

副 官 报告！有一位从湖南来的——

〔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头上留着小辮子的湖南劣绅喊叫着跑上。

劣 绅 我要见大帅！我有湖北督军的名片……大帅、大帅！（跪下、磕头）我要求大帅，我请求大帅，赶快发兵、赶快发兵，把……把……

吴佩孚 （声音虽低，但很重）起来！

劣 绅 谢大帅！（站起，惊魂未定）叶……对，是叶叶挺！他是个共党！……他他他率领的一个团，就象

神兵从天而降……那、那些农民也跟着起哄！大帅，你派去的陆运将军开枪自杀。我的，我的万贯家财……

夏志飞 湖南的情形，现在怎样？

劣 绅 国共合作、农民造反。我、我的家乡——平江、平江全完了！

牛占鳌 他娘的！告诉你：你的湖南全完了！

劣 绅 （大惊）啊……大帅！（跪）快发兵……

吴佩孚 （大吼）滚！

劣 绅 ……我的天哪……（下）

吴佩孚 欲平大难须尝胆，誓扫南魔不顾身。

佩孚向天发誓：邱吉尔将军的名言，将由我来实现。牛占鳌、夏志飞！

牛占鳌
夏志飞 （立正）……

吴佩孚 汀泗桥是武汉南边的大门，一定要给我关紧、关死！把叶挺独立团消灭在大门之外，然后收复湖南、直下广州，武力统一全国！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场

〔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。〕

〔湖北省通城县境内陆水河边。〕

〔古老的山城一角。城楼上独立团的团旗迎风飘扬，和绚丽的夕阳交相辉映。碧波粼粼的陆水河

绕城远去。

〔大幕在悠扬而又深沉的箫声中徐徐拉开。

〔在陆水河边，独立团叶挺团长心事浩茫地吹着岳飞的《满江红》……他在思考敌情，他在思考下一步作战计划，他在思考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。

……

〔老马夫在一旁聆听，有时欲言又止。

〔一位年青美貌、落落大方的姑娘，身着军装、朝气蓬勃地上。她叫田娟。她看见叶挺在静静地吹箫不由得止了步，在一旁听着听着，当听到最后几句时，他情不自禁地跟着箫声唱了起来：

……

壮志饥餐胡虏肉，

笑谈渴饮匈奴血。

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

〔叶挺发现田娟，愉快地迎上。

田娟 （敬礼）叶挺团长、军部党代表派我前来报到！

叶挺 田娟同志、独立团正需要你这样的宣传员啊！

田娟 （笑笑）叶团长，独立团是北伐的先锋，从广州出发，连连大捷，战士们个个兴高彩烈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沉思啊！

叶挺 田娟同志、鏖战还在后头啊！

〔老马夫递给叶挺水壶，叶挺把箫交给老马夫，马夫爱惜地用布袋子把箫装好。

叶挺 来，给介绍一下，（指田娟）这是军部党代表派来的宣传员田娟同志，大学生！

马长福 好啊！大学生、欢迎欢迎，我可是一个大字不识的

老马夫、得向你学习学习！

田 娟 （热情地与老马夫握手）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呢！您是老革命了，我得向您学习啊！

（叶挺在河边徘徊思索）

马长福 宣传员同志，团长这支箫交给你管吧！

田 娟 （接过箫、仔细看）啊呀，还是一支玉箫呢！

马长福 可不，田娟同志、团长在吹箫的时候、你千万别打扰他啊！

田 娟 啊！为什么？

马长福 他呀，心里有事必吹箫，吹箫心里必有事，都是打仗的大事啊！

田 娟 又要打大仗啦？

马长福 这还用问！

田 娟 啊！（发现箫上刻的字，念）李秀文赠，李秀文是谁？

马长福 （轻声地）是团长新婚的妻子、他们结婚没几天，叶团长就随军走啦……

叶 挺 （有意岔开）马长福同志，田娟同志可能没吃饭，你安排一下吧！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去军部。

〔叶挺接过马鞭下。

〔马蹄声起。渐远……

田 娟 （看着远去的团长和玉箫，感慨地）这真是“生命诚可贵、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”……

马长福 （敬慕地点点头）……

〔铁其标兴高彩烈地，拿着一叠红绿标语上。

铁其标 老马同志、来帮帮忙，把这些标语到处贴！咱们独

立团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、好好宣传宣传……

马长福 宣传的事啊！正好，交给她吧！

橡其标 （不认识田娟）她？

马长福 啊，你们还不认识。（指铁）他是一连长叫铁其标。（指田）她是军部派来的宣传员田娟同志。

铁其标 太好了！你早点来就省得我吃这个亏，别看这几张标语，比我打醴陵长沙还费力呢！田娟同志，这些标语都交给你，把这通城里里外外贴满，造点声势，让人人知道咱独立团的威风！

田娟 （念标语）“叶团长威震中华”

“独立团个个是好汉”

“北伐军似猛虎，北洋军似老鼠”

……（感到不大合适）

铁其标 （得意地）怎么样？

〔田娟未回答，远处传来锣鼓声。〕

铁其标 嘿！各界代表慰问来了！

〔工、农、商、学各界人士手拿彩色小旗，上写着“欢迎北伐军”“欢迎叶团长”“北伐军为民除害”……有的抬着匾及一些酒、肉、蛋、鸡及其他食品上。〕

一代表 （呼号）“北伐军万岁！”

“欢迎叶挺团长！”

“请叶挺团长受礼！”

〔独立团战士陆续上。〕

田娟 我们叶团长和团部领导都到军部去了。乡亲们的盛情我们领了。这些东西请乡亲们抬回去吧！谢谢乡亲，谢谢农友！

一老人：（捧着一篮鸡蛋）姑娘，收下这些蛋吧！这是我们的一片心啊？

〔乡亲们议论纷纷、“收下吧！收下吧！”

铁其标（一把拉过田娟、小声地）不收不好！

〔铁其标跳上土坡。

铁其标 乡亲们！我……我是一连连长，我代表团部收下乡亲们一片盛情。谢谢大家、谢谢大家。

田 娟 铁连长，你……

〔众代表将礼物放下，在一片寒喧声中离去。

〔远处传来马蹄声、众战士远眺。

田 娟 一连长，收下这些礼物、不觉得受之有愧吗？

铁其标 田娟同志，你没和我们一起打仗，可能有愧，可我们从广东打到湖南……又从湖南……

〔白马嘶鸣，马蹄声近。叶挺上。

叶 挺（发现堆放的物品）这是怎么回事？

铁其标 这是各界人士送给我们的慰问品。

叶 挺 哦？慰问品！是谁作主收下的？

铁其标 我！

〔叶挺看着这一堆物品、心潮翻滚、众战士注视着他、铁其标、田娟相互看看，也都等着叶挺同志表态。

〔长时间的停顿。

叶 挺（平静而又沉重地）同志们，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：我们北伐军每人每天吃多少粮食？

众（不解其意，无人回答，……

叶 挺 马长福同志，您说。

马长福 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。

叶挺 斤半大米……（感慨地）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同志们，我们从广东打到湖南，从湖南打到湖北、沿途看到乡亲们吃的是些什么？你们的父母在吃什么？（激动）

众 （没回答、沉思）……

叶挺 铁其标，你说。

铁其标 ……有的吃米糠！

叶挺 （深情而痛心）米糠、野菜、树皮，还有观音土……

〔此时场上寂静无声。

叶挺 （一字一句非常有份量地）我建议把这些慰问品，分头送给穷苦的乡亲们！

〔一个短短的停顿。

马长福
田娟 我同意！（说着过去拿慰问品下。）

几个战士 同意！（跟着拿慰问品下。）

〔铁其标看看叶挺、摸摸脑袋……

铁其标 团长，这是各界人士的心意啊！

叶挺 是的，我们转送给乡亲们，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！

铁其标 （语塞）这……（低头不语）

〔突然从另一方向上来国民党友军一官二兵。

友军官 （冲着叶挺）你们是独立团吗？

叶挺 是的。

友军官 我找你们团长讲话。

叶挺 有什么事？